

中国科学文艺大系

科幻小说卷

宗介华主编

ZHONGGUO KEXUE WEIYI DAXI KEHUAN XIAOSHUO JUAN

金涛 星河 选编

湖南教育出版社

中国科学文艺大系

宗介华 主编

科幻小说卷

金涛 星河 编选

策划、组稿：刘清华

责任编辑：詹春华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印张：16 字数：410000

1999年8月第1版 199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

ISBN 7-5355-2959-3/G·2954

定价：25.60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回溯科幻小说（序）

星河

一般来说，我们所理解的近代意义的科学幻想小说产生于1818年的英国，这一年著名诗人雪莱的妻子玛丽·雪莱出版了近代第一部科幻作品《弗兰肯斯坦》。随后这一文学品种在西方迅速生根发芽，历经萌芽与草创时期、黄金时代、“新浪潮”运动以及目前风行的“赛伯朋克（Cyberpunk）”流派，始终呈现出一种多姿多彩欣欣向荣的强劲势头。科学幻想小说的原文是“Science Fiction（科学小说）”，“科学幻想小说”是根据俄文转译而来，中文简称“科幻小说”。

作为一个文学品种，科幻小说于20世纪初正式传入中国，法国科幻作家凡尔纳的作品最先被介绍到国内。1900年世文社出版逸儒译、秀玉笔记的凡尔纳科幻小说《八十日环游记》，1901年梁启超翻译凡尔纳科幻小说《十五小豪杰》，1903年10月进化社翻译出版凡尔纳科幻小说《月界旅行》。随后中国作家开始创作自己的科幻作品：1905年小说林社出版徐念慈的科幻小说《新法螺先生谭》，1923年1月商务印书馆《小说世界》第1卷第1期刊载劲风的科幻小说《十年后的中国》，1932年老舍的科幻小说《猫城记》发表。1940年9月，中国科幻文学的创作出版被推向一个高潮：上海文化生活社出版顾均正科幻小说集《和平的梦》，收入《和平的梦》、《在北极底下》、《伦敦奇役》和《性变》4篇科幻小说。

在这一时期，中国科幻小说的主要特点是科普功能较强。鲁

迅在翻译《月界旅行》时专门为之撰写《辨言》，认为：谈论科学的书籍容易使人厌倦，而假借小说来反映科学，则会受到读者的欢迎。而在鲁迅看来，科幻小说正是这样一种载体；利用这一载体，把先进的科学技术传达给国民。在科技落后的解放前和建国初期，科幻小说的科普作用功不可没。

解放以后，50年代“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激励了一代青年，同时由于对苏联科幻小说的译介，科幻作品的科普功能继续被弘扬和强化。1954年率先登上新中国科幻文坛的是北京天文台研究员郑文光，1954年11月23日、25日、27日、30日《中国青年报》连续刊发郑文光的科幻小说《第二个月亮》，1955年12月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郑文光科幻小说集《太阳探险记》。这一阶段优秀的科幻作品还有童恩正的《古峡迷雾》、萧建亨的《布克的奇遇》、刘兴诗《北方的云》、王国忠的《黑龙号失踪》等。

在“文革”期间，科幻小说像其他文学品种一样受到了封杀。

70年代末，改革之风的吹拂使中国科幻文学重新苏醒，并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叶永烈、王晓达等人也开始走上中国科幻文坛。1977年《少年科学》第2~3期连载叶永烈的科幻小说《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1978年8月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叶永烈科幻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至今为许多当时的小读者记忆犹新，1978年8月《人民文学》杂志刊发童恩正的科幻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被评为“全国1978年优秀短篇小说奖”，后被改编为中国第一部科幻电影。这一阶段的优秀作品还有郑文光的长篇科幻《飞向人马座》、王晓达的《波》等，佳作迭出，不胜枚举。

1978年，童恩正在《珊瑚岛上的死光》获奖之后，应《人民文学》之约撰写了《我对科学文艺的看法》，提出科幻小说不应简单地普及科学知识，而应该普及一种科学的人生观，即科学精神。这一观点结束了“科普化”时期，并引发出一场有关科学

文艺的大讨论，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同时开创了第二个时期——“社会化”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社会化，作家们开始让科幻小说紧密地结合现实，并提出“反映社会生活”的口号。这一时期也涌现出不少优秀作品，如郑文光描写“文革”的《地球镜像》、金涛描写极左思潮的《月光岛》等。

80年代中期，由于种种社会政治、经济原因，科幻小说陷入低潮。

在上述两个时期之后，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尤其是1991年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生活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商品经济的改革浪潮……这一切都使人们感到科幻文学的不可或缺，读者对科幻小说再次产生了强烈的要求。1991年2月，北京师范大学教师吴岩开始连续开设“科幻小说评介与研究”公共选修课，6年来前后共开设7期，受到广大学生的热烈欢迎，听课人数逾2000人次；1991年5月20~24日，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了由《科幻世界》主办的“1991年世界科幻年会”，《科幻世界》（原《科学文艺》）荣获“世界科幻协会（WSF）”最佳科幻期刊奖。科幻课程的系统介绍与《科幻世界》大加鼓励，培养出了大量的中青年科幻作者，科幻作家开始换代，涌现出一大批思想活跃、感觉敏锐、知识更新的中青年作家，如吴岩、韩松、王晋康、星河等，这些作家的作品风格各异，目前尚在探索中。1997年夏，《科幻世界》又主持召开了“’97北京国际科幻大会”，中国科幻再次走向一个崭新的高度。

纵观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得到两个不成熟的结论：一、科幻文学的前进和发展依赖于读者的鉴赏和评判，正是“上帝”们的执着在推动着中国科幻的发展；二、中国科幻文学至今仍不成熟，概念、模式、流派等均不明晰，文学水准有待提高，偶有分歧在所难免，百家争鸣决非坏事，只要作家、读者与评论界之间坦诚相待，求同存异，终将达成谅解和统一。

由于时间和条件所限，有些长篇科幻作品只得割爱，港澳台

方面的科幻作家也未能及时取得联系，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如有机会定将予以补充，还望读者海涵。此外在本书编选过程中得到许多作家、编辑和朋友的支持与帮助，借此一并感谢，恕不一一列举。

《中国科学文艺大系》编委会

主 任 叶至善

主 编 宗介华

编委会成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竟成 叶小沫 叶至善 孙联生 刘清华

余俊雄 宗介华 金 涛 星 河 郭正谊

郭曰方 赵 之 赵 雪 章道义 缪印堂

目 录

回溯科幻小说(序) 星 河 (1)

1949年前

和平的梦 顾均正 (1)

1949—1976年

活孙悟空 赵世洲 (27)

失踪的哥哥 叶至善 (32)

黑龙号失踪 王国忠 (55)

画中人 李永铮 (73)

起死回生的手杖 迟叔昌 (81)

1976年后

橙黄色的头盔 王亚法 (91)

隐形人 吴伯泽 (98)

丢了鼻子以后 叶永烈 (129)

分子手术刀 董仁威 (153)

波 王晓达 (167)

万能服务公司的最佳方案 肖建亨 (193)

失踪的雪狮 嵇 鸿 (210)

魔 鞋 金 涛 (217)

绿姑娘 嵇 伟 (223)

孔雀蓝色的蝴蝶 郑文光 (228)

石笋行 董恩正 (246)

死神面前的舞蹈	冷兆和 (260)
万兽之王	魏雅华 (272)
美梦公司的礼物	刘兴诗 (290)
选 择	宋宜昌 (299)
勇士号冲向台风	吴显奎 (310)
霹雳贝贝	张之路 (326)
复印机“病毒”案	冯中平 (334)
琼岛仙踪	迟 方 (340)
海峡·长桥和怪球	达世新 (348)
星际警察的最后案件	吴 岩 (355)
流 星	韩 松 (367)
魔 水	宗介华 (373)
不死国	张劲松 (379)
魔鬼城的奇遇	余俊雄 (402)
我和“机器人”	尤 异 (412)
天 火	王晋康 (427)
变成狗的亿万富翁	杨 鹏 (443)
难掩真相	白 墨 (460)
着陆三十分钟	苗 虎 (465)
太空疑案	焦国力 (473)
永恒的生命	星 河 (485)

和平的梦

顾均正

夏恩·马林跨下火车，踏着了华盛顿的泥土，紧张的心绪就突然宽弛，像松散了的发条一样。他回来了，他终于逃出敌人的国土而回到祖国来了。

夏恩觉得像在吻着大地，他所不容易再见到的祖国的大地。他的粗犷而勇武的面孔上浮起一种快感，蓝色的眼睛里兴奋地发着光。他急忙向最近的街道的停车处跑去。

“国务院大厦！”他招呼道。

车子在华盛顿街道上奔驰，沿途十足表现出战时的景象。夏恩想，等一会见到部长爱勒孟·海尔时，一定会使他吃惊不止。他想到这里，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他知道海尔早已经当他殉国了。

因为自从海尔派夏恩到极东帝国的京城里去做危险的间谍工作以来，他始终没有机会来向部长通过一次情报，而海尔对于这个年轻的秘密工作人员的远行，本来就觉得极少有生还的希望。

“这次美国与极东帝国间的战争，”海尔曾经严肃地告诉过夏恩，“已经牺牲了我们许多能干的间谍人员。那些极东人，他们对于间谍的警戒，真是无微不至。我恐怕你此去也是凶多吉少的，夏恩。

“不过我还是要你去走一遭。我们知道，极东国正在设计着某种新的武器。我们必须得到更详细的情报。这就是你此去的任务。现在极东人虽然节节败退，离崩溃之期不远，可是他们如

果真的突然使用了一种预料不到的武器，也不难转败为胜。夏恩，如果力之所及，你就得在那边努力搜集这一方面的情报。”

那还是3个月以前的事——在这3个月中，夏恩·马林在极东帝国的京城里，乔装成中立国的旅行者，冒着极大的危险去刺探他们所设计的新武器的消息。

他虽然多方刺探，可是对于这新武器的形状与效能，始终无法获得确切的情报。但是他已经知道使用这武器的人是谁，并且知道使用的日期已迫在眉睫了。也许现在已经在开始使用！为了这个原因，夏恩就不得不急忙赶回美国来警告国人。

汽车突然停止，这才打断了夏恩的回想。

“开不过去了，先生。”汽车夫告诉他说。

夏恩马上明白了这理由。他跳下汽车，只见几千名市民从一条街——本雪尔凡尼亚路上游行过，在向国会议事厅那方向走去。他们嘴里喊着口号，手里拿着旗帜，其气势之盛，真叫人认识群众力量的伟大。夏恩·马林怀疑地读着旗帜上的标语。

“与极东国友人停战！”一个旗帜上这样写着。另一个是“极东国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应不惜任何代价以取得两国间的和平！”还有一面旗帜上写着“极东国要求我们南部的边界，是公平的。我们应该接受！我们的战争是没有意义的！”

“见鬼！”夏恩·马林摸不着头脑地说，“我是在做梦吗？美国人的爱国心，在战时会这样低落的吗？”

“哪里的话？”车夫蛮狠狠地说，“现在国人都知道，极东国要同我们做朋友，所以我们必须停止这次疯狂的战争。”

“极东国要和我们做朋友吗？”夏恩骇异地大声说，“哪一个王八蛋告诉你这样的话？谁都知道是极东国挑起的这次战争，他们要夺我们南部的土地，不经宣战，就突然打了过来。他们是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者！”

“不，”车夫摇着头回答说，“我想极东国怀着好意，而且大多数人的意见都是这样，我们总不应该和友好的国家发生战争。”

“你这个卖国贼！”夏恩·马林咆哮着说。他耐不住性子，掀

住车夫的臂膀向外一拖，就把车夫从座位里一直拖到街上。这么一来，车夫也顿时动怒了，他一立定身子，就向夏恩扑来。

但是夏恩急急向左一闪，车夫就扑了个空，往地上“啪哒”的一跤，把膝骨猛碰在地面上，怎么也爬不起来了。

“在游行的这批卖国贼，也都该受到这样的惩罚！”夏恩·马林气愤地说，他的眼里冒着火。

他迈开大步往前面跑。那个主张和平的游行队伍，还是嘈杂地在本雪尔凡尼亚路上蠕动着，扬着反战的旗帜，要求国会立即对极东国停战，并且接受他们的正当要求。

夏恩真有点莫名其妙。在3个月以前，当他离开美国的时候，凡是美国国民，没有一个不怀着热烈的抗战的情绪。极东人的无理要求、不宣而战、虐杀无辜人民，已激起了全国民众抗战到底的决心。

美国人在第一次受到敌人的可怕的空袭时，就已抱定了这样的决心。现在战争的形势，已有利于美国，极东国的覆灭之期，简直是可以计日而待，可是美国民众却在这时候突然庇护起极东国来，这真叫夏恩不能相信。不过事实摆在眼前，无法否认，大家都认为这次战争是没有意义的，而极东国还是他们的朋友。

在国会议事厅外，挤聚着无数反战的人，把街道塞得水泄不通。人声鼎沸，秩序纷乱。夏恩不得不排开众人，自己挤出一条路来。穿着黄褐色军服的兵士，枪口上装了刺刀，在把示威的群众逼向后退。但是群众的呐喊声，却还是压不下去。他们高呼“停战”的口号，并且竟以“不停战就暴动”这话来威胁国会。

国务院大厦前安静得多了。夏恩·马林头发蓬乱，气喘喘地跑进静寂的大厅，走到一间小办公室中，正遇着他的部长爱勒孟·海尔。

“夏恩！”海尔马上站起来招呼他。他严肃的傲慢的脸上显出愉快的神情。他握住了这年轻人的手。“天哪，我真想不到我们竟有再见的一天！我是多么高兴啊！”

“可不是么？我也在这样想呢。”夏恩·马林说，他的蓝色的

眼睛闪着光。“部长，我在极东帝国不曾得到满意的成绩，我没有找到那秘密的新武器的性能，但也并不是毫无所得。

“我发现极东国心理学家卡尔·李谷尔是这新武器的发明者。我去会见李谷尔，冒称是某中立国的心理学同志，想乘机去探听些新武器的消息，但是结果却一无所得。李谷尔是个机警而精明的家伙，在他实验室的四周都有极东人防卫着。”

夏恩继续说下去时，语调渐渐加重。

“在3个礼拜以前，李谷尔突然失踪了！我知道他是秘密地跑到美国来的，据我想来，他早已到了美国，只不知道他躲在什么地方。他所发明的新武器，也许已经在使用了。所以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工作，是把他的住处调查出来。”

夏恩气喘喘地说完了这报告，却发现爱勒孟·海尔并不怎么激动，只是随便地点了点头。

“你办得很好，夏恩，”部长漠然地说，“不过现在，对于李谷尔的住处和武器，已没有调查的必要。因为，也许在最近几天中，国会就要顺应民众的压力，而与敌人讲和，并承认极东人占领南美的要求。”

夏恩破口大骂：“那些高唱和平的卖国贼！我在街上看见他们——他们难道没有明白，我们已经把极东人打败？要是我们现在去答应他们的要求，不是把我们现在的胜利和国家的前途，一同抛弃了吗？极东人用了怎样恶毒的宣传，把我国的民众哄骗到这个样子呢？”

“他们并没有被哄骗，夏恩，”爱勒孟·海尔纠正了他的话，“他们只是见到了真理——我们这次和极东人的战争本来是不应该发生的，引起战争是我们自己的不是，而极东人所希望的只是和平和亲善。”

夏恩·马林十分惊骇，他睁眼望着他的部长，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是什么话，你难道也和那种疯狂的和平主义者一般见识么？”他愕然地说。

“这并不是疯狂！”爱勒孟·海尔严正地说，“我相信，极东国的确诚意和我们亲善，而错处完全在我们。”

“你不能这样说！”夏恩感叹地说，“你当然知道，极东人首先挑起了这次的战争，而战争的起因，无非为了我们没有答应他们占据南美的要求。”

“他们的要求是公平的，”海尔说得非常坚决，“极东人在南美将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你不是给那种疯狂的宣传所愚弄，”夏恩·马林愤愤地说，“就是已受了敌人的贿赂！”

爱勒孟·海尔跳了起来，恶狠狠地大有动武的样子。

“滚出去！”他咆哮了，“你已经被解职——你是个战争狂的呆子，你要使美国同一个友好的国家作无意义的斗争。你把委任状交出来！”

夏恩把委任状从衣袋里摸出来，气愤愤地掷在地上。

“拿去！”他冒火地说，“如果你也像一般人一样，主张与极东人亲善，我也不愿意在你的手下干下去了！”

他奔出办公室，满肚子是火，他恨着变了心的部长，也恨着一切背叛祖国、主张与极东人亲善的人。

夏恩觉得这世界颠倒了。爱勒孟·海尔在美国是个出名的爱国分子，他为祖国奔走，已耗了大半生的心血，可是现在却变成个卖国贼了！

夏恩·马林回到他的老家，坐着默想当前的问题。是怎样一种可怕的宣传，把几百万的美国人全变成这个样子？他真想像不出。

他打开了无线电收音机，旋到一处正在报告新闻的电台。在报告员的那种煽动的声调里，透露出许多令人难以相信的消息：

“——对极东亲善的大风波，自从前几天发生了以后，继续有高涨的趋势。今天纽约有一队兵士为反战的群众所袭击，后来由地方当局派了一联队的兵士来弹压，风潮才告平息。

“旧金山消息：西部诸州当局在此间召开会议，要求联邦政

府立即对友好国家停战，并承认极东的要求，他们声言，在西部诸州的民众，十人中有九人反对继续战争。

“华盛顿消息：总统对于主张与极东亲善的怒潮，顷发表声明。总统力言，最后的胜利已近在眼前，希望国人切勿断送祖国的前途，而轻易向敌人屈服。”

“天哪，”夏恩·马林感叹地说，他的脸色惨白，情绪紧张，“这真可以叫做举国若狂了。”

突然，在夏恩的小收音机里闯入了一个怪声，好像是受了空中静电的干扰，同时新闻报告员的语音，给一个极强的新电台的嗡嗡声所盖住了。

收音机给这种强力的电波所激动，呜呜地响个不停，接着发出了一种高音调的铃声。

那声音是清脆幽静，使人心旷神怡，忘怀一切。

“啊，是什么音乐节目？”夏恩·马林没有说出声音来。他想把这个节目旋去，可是手却没有动。他皱了皱眉。“这是一种很奇怪的音乐。奇怪，却很悦耳！”

这清脆甜蜜的铃声，在夏恩的耳朵里脑筋里引起了某种不可言说的感情。它们似乎在他的心里交织成一种旋律纾缓的花样，使他集中了心力来感受着。夏恩从不曾听见一种音乐，能够像这样的畅快，像这样的甜蜜，像这样的陶醉。

“好奇怪的音乐，”他默然地说，还是出神地听着。

突然，有人用了一种温和的、舒徐的、像铃声一样的调子来说话了。每一个字眼似乎都有沁入心肺的魔力。

“睡眠的铃声在响着，”这温和的声音从收音机中徐徐传出，“你们听了这铃声，就睡罢——睡罢——”

“这倒是静息的妙法，”夏恩漫然地想，“它使任何人听了都能酣然入睡。”

“睡罢——睡罢——”一种非常有力而柔和的语音，伴着缓缓的铃声在耳际响着，“甜蜜地入睡罢——睡罢——”

夏恩·马林打了个呵欠，颓然地倒在沙发里，觉得疲倦无力。

天哪，他是似乎非睡不可了。

但是夏恩的脑海中另有一个意念，叫他不要睡。这意念似乎明白这个温情的声音里包含着危险。但是他的精神是太疲倦了。

“你们是在睡了，”那语音又伴着柔和的铃声而发出，“你们已在酣然入睡了。”

是李谷尔的声音！夏恩的脑神经还没有全部被睡眠所克服，最后，他辨出这个温和有力的声音来了。他警觉到现在模糊入睡的危险。

李谷尔，他是发明一种神秘的新武器来应用于对美战争的极东科学家！一想起李谷尔，夏恩·马林就警觉到危险。这时候他不应该睡，他不应该听从李谷尔的话！

但是那清脆的诱惑的调子，迫使他清醒的头脑陷入一种模糊的状态。现在那柔和的语声说得更加有力了。

“你们已经入睡了，”那声音命令地说，“现在你们必须静听我的话。你们，美国的人民，必须同极东国和平亲善。同极东国开战是你们的错误，因为极东国是你们的的朋友。

“极东国永远是美国的的朋友。同友好的极东国开战是你们的错误，你们拒绝极东国对南美的正当要求，是不公正的。”

夏恩·马林的麻木了的头脑原想挣扎着觉醒过来，可是一听到这种宣传，他就衷心地同意了。

他模糊地想：这些话一点也不错。极东国是美国的好友——以前我并不这样想，实在太愚蠢了。极东国只要求南美，美国为什么要拒绝呢？这真是一种不可恕的错误。

“你们必须使你们的政府明白，极东国是你们的的朋友，”那个柔和而阴险的声音又重复地说，“你们必须使你们的政府宣布和平，并且答应极东国的要求。因为极东国是你们的好朋友——”

夏恩·马林这时候虽然完全同意这些理论，心底里却有隐藏的一角表示反对，知道这些话全不是事实。这一部分的意识使夏恩·马林不至于完全被清脆的铃声和诱惑的谈话所麻醉。

“……你们要常常来听无线电，并且把你的亲戚朋友都邀来

一同听，”那令人愉快的语声又命令地说，“不过当你醒了的时候，你就该把你听无线电的事统统忘掉。”

“你们只要记得极东国是你们的朋友，记得战争必须停止，而极东国的要求必须答应。现在你们可以醒了——醒了——醒了。”

李谷尔的声音戛然而止，那迷人的铃声就同时消失了。由于强力电波在收音机中所引起的嗡嗡声已再也听不见，而被挤开了的新闻报告员的声音又忽地重现了。

夏恩·马林呆呆地坐着，他的心里昏沉沉地，滚沸着反抗的感情。不久他就挣脱了那种怪声音的束缚，从沙发里跳了起来，浑身猛烈地发抖。

“天哪！”他喘着气说，“这就是李谷尔博士的发明，极东国应用于对美战争的新武器。无线电催眠！”

“它使美国的大部分民众，一夜间变成了极东国的亲善者，这不仅是宣传，而且是催眠的命令！”

夏恩一想起这恶毒而巧妙的新武器，脑海里就涌起了澎湃的怒涛。他记得伊华大学心理学教授康司顿博士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催眠术的名誉是给那些走江湖的医生和敛钱的心灵学家所弄坏的，它本身确有其心理学上的根据。”原来夏恩对于催眠术是一向抱着怀疑态度的，他是一个笃信科学定律的人，怎么能相信应用了催眠术可以医治一切疾病和预知过去未来呢？

在好几年前的一次宴会中，夏恩在无意中认识了康司顿博士，康博士素以研究“暗示心理学”而闻名。一半是为了两人初次见面，一时找不到适当的话题，一半是为了求知欲的驱使，夏恩就提出了催眠这个问题来作为席间谈话的资料。

“听说催眠术能医治一切疾病和预知过去未来，这是真的吗？”夏恩好奇地问。

“那当然是靠不住的，”康司顿博士摇摇头说，“若是一切疾病都能用催眠术来医治，未来的事情可以借催眠术预知，那么催眠术简直可以称为仙术了。这都是那些招摇撞骗的走江湖医生和